

弁 言

滕 固

我們在東京時曾經有一回小小的無形的結集，談論文藝上的事情；大家有了作品輪流傳看，互相督勵讀書；有時高興起來，計劃一種刊物。前年曙先和我回國，克標到京都去，洗桑到福岡去，我們四散了。爲要保持舊有的夢想起見，在上海出版了一種半生不熟的半月刊叫做「獅吼」，勉强支持了半年就此夭折。去年新年曙先從寧波到上海和我同住，他發起出一本特刊叫做「屠蘇」，以紀念我們在東京時幾次新年約會痛飲的舊事，克標洗桑都同意的，但沒有出世。不久克標洗桑也回國了，大家同住上海，又計議繼續出版刊物。今年新年，出版了二期「新紀元」；我到東京去養病，同時克標洗桑也到北京去，這「新紀元」也就殤亡了。我們的失敗，一則因爲沒有財力，二則因爲我們聚散不恆不能集中精力。這些經過情形告白出來，不過給人家多添一些譏笑

我們輕視我們的資料。

我們所有的計劃，只是水而上的浮漚，我們所做的事，只是沙灘上的足跡。我們並沒有野心要佔據神聖的文藝界中之鞏固的地盤；我們的動機不過是友誼的玩耍；好比孩子們把嚴冬的積雪，大家堆成一尊「雪菩薩」，太陽偷耽耽地伸出灼熱的舌尖來把這「雪菩薩」舐得精光，孩子也無所倦戀了。所以我們的失敗，也毫之泰然！不過人是感情的動物，在生的渾沌中一天一天的推移，不得不有幾種遊戲的勾當，以增多懦怯的記憶。

在這我兒記起一件事了，近代英國文藝史上不是有個「先拉斐爾派」(Pre-Raphaelite Brotherhood)嗎？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，只有五六人。當初他們有個出版刊物的計議，這是在一八九四年的秋天，他們相約到 Cleveland Street 的恩德 (Hunt) 的家裏敘會，商議刊行一種機關雜誌。托馬司 (W. C. Thomas) 給牠題了一個名目叫做「萌芽」(The Germ)，每月一期，就在這年出版。他們的同志各拿出插畫詩歌小說評論來發

衰。出了二期，銷路不好，書店老板屠伯（G. F. Tupper）疑這雜誌的名目太不顯豁的緣故；就請他們率性改稱「藝術與詩歌」（Art and Poetry），他們俯首承認了。內容比前更豐富，作家不以同人爲限；但因財力不繼，出版到第四期便也夭殤了。近代英國文藝史上論到唯美運動。（The Aesthetic Movement），總要溯述「先拉斐爾派」；他們像野花野草像葡萄酒像紅玉綠玉般的故事，還保持在人間健忘的腦袋裏。那末我們可以明白失敗不是一件恥辱的事情了。雖然我們並不想和「先拉斐爾派」冒昧比擬，也並不想借他們的故事來自己解嘲，我們只是說：「彼何人也？予何人也……」

閒話說夠了，爲了以前有過出版刊物的計議，有過出版刊物的事實；自從中斷了後，有許多積稿都放在我處。我經過兩三次的遷家，有的給我失掉了去，有的送還原主人了；贖下的一束，棄之可惜，存之可惜！承光華主人的好意，教我們理出來出版；我們無可無不可地交出去印行了。書名「屠蘇」，是用曙先題給沒有出世的

特刊的舊名。所有文稿，沒有選擇過，把臚下的一起攙入了。這書蕪雜淺薄的頭銜，我們樂於承受，請大家放心。

一九二六，八，二八，隴圖。

附 告

獅吼社同人叢著，是不定期的刊物。第一輯「屠蘇」出版後，不久或有第二輯(尙未定名)出版。有機會便想陸續出下；沒有機會就到此為止。

「屠蘇」中文稿，都是未經發表過的東西；如果以後能得陸續出版，所有稿件也以未經發表為原則。

社外同志有大作見送，我們非常歡迎；請寄「上海轉江灣車站立達學園方曙先君收。」

獅吼社啓

緒 言

水 淇

中秋有屠蘇，豈不是顛倒的？是呀！是呀！現在的世界還有幾件不顛倒的？

大獅子伏不動，却有豺狼當道坐，狐狗滿屋鑽。

小妖魔佔據天空，衆仙子束手無策，醜鬼兒獻媚賄賂。

老百姓國之主人翁，哀！哀！哀！居十萬八千層地獄下的可憐蟲。

可憐蟲給了妖魔做醬噉，還不想回轉頭來咬一口。

青青的山澄澄的河，何不是可憐蟲大獅子的天地？大獅子呀！你若不磨牙崐崙，擦爪秦山，聚全身氣力，殺盡那一切豺狼狐狗，你只有入泥犁地獄，聽羣兇惡獸咬骨食肉。

我望大獅子奮起的一日，而我們可於正月裏痛酌屠蘇。

十五年九月二日

目 錄

白 水：女人	1
章克標：美人	10
章克標：戀愛	19
章克標：Denishawn Dancers	32
章克標：給A的信	39
張水淇：懸崖勒馬	49
沈宰白：聖誕之夜	58
滕 固：我記起你的一雙眼	67
滕 固：The Lonely Road	69
李金髮：晚間之事實	71
李金髮：在天的星兒全熄了	73
李金髮：你少婦	79

李金髮：偶然的Home-sick	81
章克標：星二顆	85
譚震明：譯詩五首	92
方光薰：漫話	99
張水淇：吹灰錄	104
先 樂：碎金錄	118
章克標：文明結合的犧牲者	121
孟 超：芭蕉葉	137
邵洵美：To Swinburne	176
邵洵美：恐怖	177
邵洵美：莎菲	178
邵洵美：匹偶	179
●	
徐聲越：法郎士的「龐乃德之死罪」	183

女 人

白 水

老實說，我是個歡喜女人的人；從國民學校時代直到現在，我總一貫的歡喜着女人。雖然不曾受着什麼「女難」而女人的力量，我確是常常領略到的！女人就是磁石，我就是一塊軟鐵；爲了一個虛構的或實際的女人，獸獸的想了一兩點鐘，乃至想了一兩個星期，真有不知肉味光景——這種事是屢屢有的。在路上走，遠遠的有女人來了，我的眼睛便像蜜蜂們嗅着花香一般，直攔過去。但是我很知足，普通的女人，大概看一兩眼也就夠了；至多再掉一回頭。像我的一位同學那樣，遇見了異性，就立正——向左或向右轉，仔細用他那兩隻近視眼，從眼鏡下面緊緊追出去，半日半日，然後看不見，然後開步走——我是用不着的。我們地方有句土話說：「乖子望一眼，獸子望到晚；」我大約總在「乖子」一邊了。我到無論什麼地方，第一總是用我的蜜蜂們尋找女人。在火車裏，我必走遍幾輛車去發

見女人；在輪船裏，我必走遍全船去發見女人。我覺得凡有女人，總應該被我找到的！若找不到時，我便逛遊戲場去，趕廟會去，——我大胆的加一句——參觀女學校去；這些是女人多的地方，我總可以找到我所要找到的了。於是我的蜜蜂們更忙了！我拖着兩隻腳跟着牠們走，往往直到疲倦爲止。我真是「女人迷」呢！

我所追尋的女人是什麼呢？我所發見的女人是什麼呢？這是藝術的女人！從前人將女人比做花，比做鳥，比做羔羊；他們只是說，女人是自然手裏創造出來的藝術，使人們歡喜讚嘆——正如藝術的兒童是自然的創作，使人們歡喜讚嘆一樣。不獨男人歡喜讚嘆，女人也歡喜讚嘆；而「妒」便是歡喜讚嘆的另一面，正如「愛」是歡喜讚嘆的另一面一樣。受歡喜讚嘆的又不獨是女人，男人也有；「此柳風流可愛，似張緒當年」，便是好例。而「美丰儀」一語，尤爲「史不絕書」。但男人的藝術氣分似乎總要少些；賈寶玉說得好，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。這是天命呢，還是人事呢，現在的我還不得而知；只覺得

事實是如此罷了。——您看，目下學繪畫的，「人體習作」的時候，誰不用了女人做他的 Model 呢？這不是因為女人的曲線更為可愛麼？我們說，自有歷史以來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藝術的；這句話總該不會錯的！所以我說，藝術的女人！所謂藝術的女人，有三種意思：是女人中最為藝術的，是女人的藝術的一面，是我們以藝術的眼去看女人。我說女人比男人更其藝術的，是一般的說法；說女人中最為藝術的，是個別的說法。——而「藝術」一詞，我用牠的狹義，專指眼睛的藝術而言，與繪畫，雕刻，跳舞，同其範類。藝術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顏色和輪廓和動作的女人，便是她的容貌，身材，姿態，使我們看了感到「自己圓滿」的女人。這裏有一塊天然的界碑，我所說的只是處女，少婦，中年婦人；那些老太太們，為她們的年歲所侵蝕，已上了凋零與枯萎的路途，在這一件上，已是落伍者了。女人的圓滿相只是她的「人的諸相」之一；她可以有才，大智慧，大仁慈，大勇毅，大貞潔等等，但都無礙於這一相。諸相可以幫助這一相，使其更臻於充實；這一相也可

幫助諸相，分其圓滿於牠們，有時更能遮蓋牠們的缺處。我們之看女人，若被她的圓滿相所吸引，便會不顧自己，不顧她的一切，而祇陶醉於其中；這個陶醉是刹那的，無關心的，而且是在沈默之中的。

我們之看女人，是歡喜而決不是戀愛。戀愛是全般的，歡喜是部分的。戀愛是整個「自我」與整個「自我」的融合，故堅深而久長；歡喜是「自我」間斷片的融合，故輕淺而飄忽。這兩者都是生命的趣味，生命的恣態。但戀愛是對人的，歡喜却兼人與物而言。——此外本還有「仁愛」，便是「民胞物與」之懷；再進一步，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便是「神愛」，「大愛」了。這種無分物我的愛，非我所要論；但在此又須立一界碑，凡偉大莊嚴之象，無論屬人屬物，足以吸引人心者，必爲這種愛；而優美豔麗的光景則始在「歡喜」的闕中。至於戀愛，以人格的吸引爲骨子，有極強的佔有性，又與二者不同。朋友 Y 君以人與物平分戀愛與歡喜，以爲「喜」僅屬物，「愛」乃屬人的；若對人言「喜」，便是蔑視他的人格了！現在有許多人也以爲將

女人比花，比鳥，比羔羊，便是侮辱女人；讚頌女人的體態，也是侮辱女人。所以者何？便是蔑視她們的人格了！但我覺我們若不能將「體態的美」排斥於人格之外，我們便要慢慢的說這句話！而美若是一種價值，人格若是建築於價值的基石上，我們又何能排斥那「體態的美」呢？所以我以為只須將女人的藝術的一面作為藝術而鑑賞牠，與鑑賞其他優美的藝術品一樣，與鑑賞優美的自然一樣；藝術與自然是「非人格」的，當然便說不上「蔑視」與否。在這樣的立場上，將人比物，歡喜讚嘆，「自與因襲的玩弄的態度相差十萬八千里，當可告無罪於天下。——祇有將女人看作「玩物」，才真是蔑視呢；那怕是在所謂的戀愛之中。藝術的女人，是的，藝術的女人！我們要用驚異的眼去看她，那是一種奇跡！

我之看女人，十六年於茲了，我發見了一件事，就是將女人作為藝術而鑑賞時，切不可使她知道，無論是生疏的，是較熟悉的。因為這要引起她性的自衛的羞恥心或他種嫌惡心，她的藝術味便要變稀薄了；而我們因她的羞恥

或嫌惡而關心，也就不能靜觀自得了。所以我們只好祕密的鑑賞；藝術原來是祕密的呀，自然的創作原來是祕密的呀。但是我所歡喜的藝術的女人究竟是怎樣的呢？您得問了。讓我告訴您：我見過西洋女人，日本女人，江南江北兩個女人城的女人，名聞浙東西的女人；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，我只見過不到半打的藝術的女人！而且其中只有一個西洋人，沒有一個日本人！那西洋的處女是在Y城裏一條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，驚鴻一瞥似的便過去了；其餘有兩個是在兩次火車裏遇着的，一個看了半天，一個看了兩天；還有一個是在鄉村裏遇着的，足足看了三個月。——我以為藝術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溫柔的空氣；使人如聽着簫管的悠揚，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，如躺在天鵝絨的厚毯上。她是如水的密，如烟的輕，籠罩着我們；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？這是由她的動作而來的；她的一舉步，一伸腰，一掠髮，一轉眼，一低頭，乃至衣袂的微颺，裙幅的輕舞，都如蜜的流，風的微漾；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？最可愛的是那軟軟的腰兒；從前人說臨風的垂柳，紅樓夢裏

說晴雯的「水蛇腰兒」，都是說腰肢的細軟的；但我所歡喜的腰呀，簡直和蘇州的牛皮糖一樣，使我滿舌頭的甜，滿牙齒的軟呀。腰是這般軟了，手足自也有飄逸不凡之概。您瞧，她的足脛多麼丰满呢，從膝關節以下，曲綫漸漸的隆起，像新蒸的麵包一樣；後來又漸漸漸漸的緩下去了。這足脛上正罩着絲襪，淡青的？或者白的？拉得緊緊的，一些兒縐紋沒有；更將那丰满的曲綫顯得丰滿了，而那閃閃的蟹嫩的光，簡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。您再往上瞧，她的兩肩又多麼亭勻呢！像雙生的小羊似的，又像兩座玉峯似的；正是秋山那般瘦，秋水那般平呀。肩以上，便到了一般人謳歌頌讚所集的「面目」了。我最不能忘記的，是她那雙鴿子般的眼睛，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說話。在惺忪微倦的時候，尤其可喜，因為正像一對睜了的褐色小鴿子。和那潤澤而微紅的雙頰，蘋果般照耀着的，恰如曙色之與夕陽，巧妙的相映襯着。再加上那覆額的，稠密而蓬鬆的髮，像天空的亂雲一般，點綴得更有情趣了。而她那甜蜜的微笑，也是可愛的東西；微笑是半開的花朵，裏面流溢着詩

與畫與無聲的音樂。是的，我說的已多了；我不必將我所見的，一個人一個人分別說給您，我只將她們融合成一個 Sketch 給您看——這就是我的驚異的型，就是我所謂藝術的女人的型了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！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！

在女人的聚會裏，有時也有一種溫柔的空氣；但祇是籠統的空氣，沒有詳細的節日。所以這是要由遠觀而鑑賞的，與個別的看法不同；若近觀時，那籠統的空氣也許會消失了的！說起這藝術的「女人的聚會」，我却想着數年前的事了，雲烟一般，好惹人悵惘的！在P城一個禮拜日的早晨，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裏去做禮拜；聽說那邊女人多，我是禮拜女人去的。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。我去的時候，女坐還空着，似乎頗遙遙的；我的遐想便去充滿了每個空坐裏。忽然眼睛有些花了！在薄薄的香澤當中，一羣白上衣，黑背心，黑裙子的女人，默默的，遠遠的走進來了。我現在不會看見上帝，却看見了帶着翼子的這些安琪兒了！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，暮靄四合的時候，一隻插着小紅花

原书缺页

美 人

章 克 標

我被由玻璃窗中射進來的月光，壓逼得坐立不安，只好起身到後院去走走，想免去這如影隨形的煩燥。忽然樹蔭底下發見了一段黑影。走過去，見是雙手掩面的一個人。分明是一個女子。長長的黑髮，掩了兩耳，披到肩上。她那苗條的身段，很使人容易斷定她是一個絕麗的美人，雖則不見她的容貌。大約是我的腳步聲驚動了她罷，她從兩手中擡起頭來。美人！假定世界上果然有所謂美人，必然是這個樣子的！我驚得呆了。我早已相信世界上是沒有美人的。人的面貌大家是差不多的。西施和無鹽，大概也相去不遠，孟光和王嬌，總不過是相像的輪壳。所謂美人，純粹是詩人文人腦中的一種想像。當我在情熱的青少年時代，也曾這樣想過。但是在世上漂來蕩去幾多年之間，却從不曾看到一個能夠叫做美人的人，不論在男子或者女子中間。所以我大膽的決定美人不是人世間的存在。如